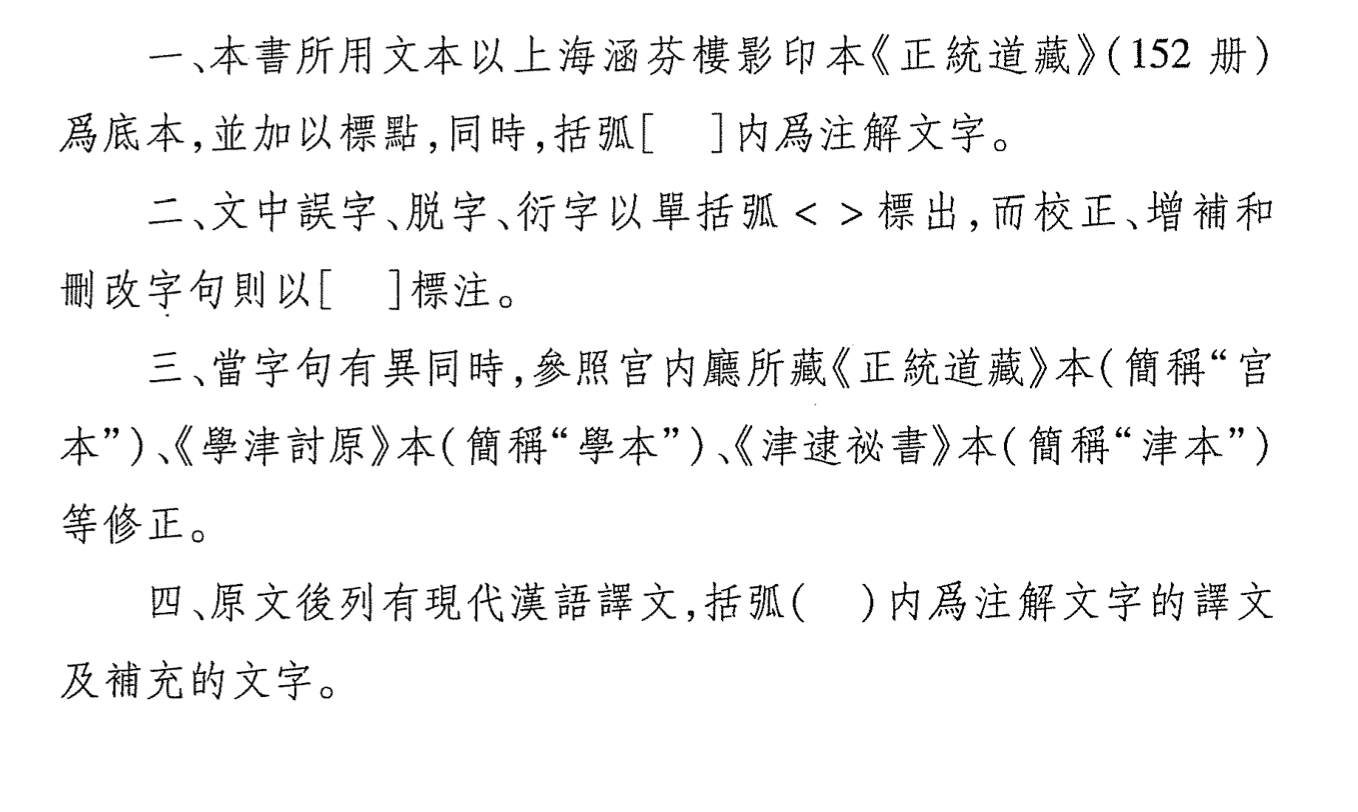
# 周氏冥通記

**校對版本：**

[〔日〕麥谷邦夫、吉川忠夫編，劉維峰譯：《《周氏冥通記》研究》，山東：齊魯書社，2010年。](https://www.dropbox.com/s/wniozfsm7yaufgm/%E5%88%86%E5%89%B2%2BOCR%E3%80%94%E6%97%A5%E3%80%95%E9%BA%A5%E8%B0%B7%E9%82%A6%E5%A4%AB%E3%80%81%E5%90%89%E5%B7%9D%E5%BF%A0%E5%A4%AB%E7%B7%A8%EF%BC%8C%E5%8A%89%E7%B6%AD%E5%B3%B0%E8%AD%AF%EF%BC%9A%E3%80%8A%E3%80%8A%E5%91%A8%E6%B0%8F%E5%86%A5%E9%80%9A%E8%A8%98%E3%80%8B%E7%A0%94%E7%A9%B6%E3%80%8B%EF%BC%8C%E5%B1%B1%E6%9D%B1%EF%BC%9A%E9%BD%8A%E9%AD%AF%E6%9B%B8%E7%A4%BE%EF%BC%8C2010%E5%B9%B4%E3%80%82OCR.pdf?dl=0)

**凡例：**



**校正、增補、刪改**

## 周氏冥通記卷一

玄人周子良字元龢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。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，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，世爲冑族，江左有聞，晚葉彫流，淪胥以瘁。祖文朗舉秀才，宋江夏王國左常侍。所生父耀宗，小名金剛，文朗第五子，郡五官掾，別住餘姚，天監二年亡，年三十四，仍假葬焉。所繼伯父耀旭，本州主簿，揚州議曹從事。母永嘉徐淨光，懷娠五月，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，四面來繞己身，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。期歲，爲姨寶光所攝養，同如母之義。子良幼植端惠，立性和雅，家人未嘗見其慍色。十歲，隨其所養母還永嘉。

天監七年，隱居東遊海嶽，權住永寧青嶂山。隱居入東，本往餘姚，乘海舫取晉安霍山，平晚下浙江。而潮來掣船，直向定山。非人力所能制，因仍上東陽。欲停永康。忽值永嘉人，談述彼山水甚美。復相隨度嶠至郡，投永寧令陸襄，陸仍自送，憩天師治堂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，於此相識。今討覈緣由，如神靈所召，故其得來此山。不爾，莫測其然。

於時子良年十二，仍求入山伏節爲弟子，始受《仙靈籙》、《老子五千文》、《西嶽公禁虎豹符》，便專心於香燈之務，凡好書畫，人間雜伎，經心則能。後隨往南霍，及反木溜，旦夕承奉，必盡恭勤。十一年，從還茅嶺。此後進受《五嶽圖》、《三皇內文》。十二年秋，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，乃出就西阿別廨住。

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，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，良久乃起出。姨母不解所以，深加辯切。乃頗說所見，具如別記。自爾，於四五旬中，大覺爲異，恒垂簾掩扉，斷人入室，燒香獨住，日中止進一升蜜餐。周家本事俗神，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，或謂欲染邪氣，亟相蹙問，唯答云：「許終是婁羅夢，無所知究，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。」於是衆人莫測可否，相與縱置，聽看趣向。

其七月中，乃密受真旨，令外混世跡，勿使疑異，從此趣走執事，乃過於常日。其年十月，從移朱陽。師後別居東山，便專住西館，掌理外任，應接道俗，莫不愛敬；本性君子，訥言敏行；所可云爲，默而能濟；清修公正，纖毫無私。去冬，欲潛依冥旨，逆須別宇，託以方便，冒求構立，雖建三間麤屋，經時未畢。入此年十月，便密自成辨窻戶牀簾，至十月乃竟。親屬道義齎其上果，要往看之，覺其潛形側容，並莫知所以。至二十六日，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廨處磨洗，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。爾夕，自移衾枕，出所住廨，云：「當暫齎。」或云：「暫行。」二十七旦，獨在住家廨。及還館中，言色平然，了無一異。更香湯沐浴，著諸淨衣，與文幸碁博讀書，而屢瞻晷景。至日昳後，便云起：「時至矣。」即束帶燒香，往師經堂中，遍禮道衆，徑出還所住廨。衆人正言：「應就齋去。」日哺間，其弟名子平往看，正見於仙屋燒香，出還住戶。問子平：「何以來？」答云：「姨孃氣發，唤兄還合藥煮湯。」語云：「我體亦小惡，即時欲服藥。竟當還，若未即還，汝可更來。」仍見鐺中温半升酒，子平馳還說此，姨母驚怪，亟令走往。已正見偃臥，子平不敢便進。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，見便悲叫，問：「何意？何意？」唯閉眼舉手，三彈指云：「莫聲叫！莫聲叫！誤人事。」其母欲捧頭起，而蹴巾轉。猶舉手再過正巾，須臾氣絕。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貍豆大，煙猶未息。計此正當半食頃耳，時年二十。

先已裝束，內衣上止著眠衣，加以法服，並堅結其帶。脫草裙襦卷辟之，容質鮮淨，不異於生。一切聞見，莫不歎駭。以二十九日日昳後殯，仍造礱塚於東岡。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昳後窆，即捧土成墳。此後音影寂寥，未通寤寐，將同人神之隔，爲機會俟時乎？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「受記」中，今略疏在世事跡，共所聞見如此，故載之記前。

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，並封題，上皆濕，一函與師；一函與後廨姨母等；一函與舅徐普明；一大函有四紙，與南館東山諸道士，並是告別。同云二十七日，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書。作書竟，便燒香也。又檢温鐺中，猶如常酒氣；瓦盆中已被水盪無氣，都不見藥蹤跡，竟不測何所因託。師既惋慨此事，追恨不早研究。亟今人委曲科檢諸篋藴，庶覩遺記，而永無一札。文幸云：「二十六日，燒兩束書，可百餘紙，不聽人見。」意疑此必皆已焚燬，懊惜彌切，心猶未弭。十一月旦甲子，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，果見封投一大函。登崎嶽，鈎取拜請，將還開視，即是從來受旨。

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，六月七月並具足，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，止疏目録，略舉事端，稱云而已。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録，爲當不復備記，止徑略如此邪？今以意求，恐是不復疏之。何知爾？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静，後既混糅，恒親紛務，不展避人題之紙墨，直止録條領耳。想此十餘月中，訓諭何限惜乎弗問，此師之咎矣。

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，都不復見一條。又尋所燒者，定當非此例，無容一封一焚故也。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，止有數條。一者，初夏至日晝眠，內外怪責，不得不說；二者，斷不食脯肉，亦被怪，不得不說；三者，與師共辭請雨，真旨令改朱用墨，此不得不說；四者，師得停召，真旨令告知，此不得不說。所可指的，唯此四事。自餘或有訪問，皆依違末略，初不顯詔。又師經一過，因辭訪移朱陽。及有所當事，後屢問：「蒙答以不？」每云：「未報。」遂不顯言。今料視，定已有答。尋此當是恐問便有酬者，則人人因託不少。若不爲問，則被人責；若悉爲問，便忤冥旨。是以皆匿隱之。

周所住廨庭壇有數株大柏樹，其戶前一樹甚豐茂。甲午年臘月望日，忽見有如糖灑徧樹上下，中間尤多。於時晡許，華陽都講丁景達來看，徐普明並見之。驚問：「見此甘露降下？」家人不欲顯此事，乃戲言：「向小兒以糖沃之耳。」因共擿嘗，正如蜜味。亟折兩枝見示，以插戶簾上，十餘日猶在。

又周所住屋南步廊夾兩邊種竹，竹根穿入廊下。乙未年五月十八日，共其舅徐普明在中堂爲謝家大齋，三日竟散齋。日中後，其舅暫還廨，忽見步廊竹根生一筍，三寸已上分爲二條，並抽筠籜，齊長九寸。昨都不見，而今忽有，普明知是異，恐小兒拔弄，仍折取來中堂，遍示諸道士，咸共嗟歎未嘗有此。隱居深恨不置令成竹，又恐爛壞，乃炙乾録之，即日猶在。

又周移朱陽館，於東立屋，積茅在屋東北，覆屋後殘茅。周往更斂積，忽見一白龜，可長六寸許，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，唯厭上有四黑文，狀如書字，不可識。捉取翫弄良久，乃欲將還，意不敢，遂放之。還即向其家說此。

右此追記憶，見其經有此諸異事三條。

### 啟事

臣弘景啟：去十月將末，忽有周氏事，既在齋禁，無由即得啟聞。今謹撰事跡，凡四卷，如別上呈。但某覆障疑網，不早信悟，追自咎悼，分貽刻責。淵文口具陳述，伏願宥以闇惰。謹啟。十二月十六日。

### 勃答

省疏，並見周氏遺跡，真言顯然，符驗前誥，二三明白，益爲奇特。四卷今留之，見淵文，並具一一，唯增讚歎。十二月二十日。

右，此周去時，先生正在鬱崗隱齋禁限，不獲即得啓聞。後撰寫遺記畢，方遣潘中正出啟上呈。聖上登於內殿，開讀四卷，委曲備悉，事事顧問，亦隨事奉答。

右，《周傳》。

五月事。夏至日未中少許，在所住戶南牀眠。始覺，仍令善生下簾，又眠，未熟，忽見一人，長可七尺，面小口鼻，猛眉，多少有鬚青白色，年可四十許，著朱衣，赤幘上載蟬，垂纓極長，紫革帶廣七寸許，帶鞶囊，鞶囊作龍頭。足著兩頭舄，舄紫色，行時有聲索索然。從者十二人，二人提裾，作兩髻，髻如永嘉老姥髻。紫衫青袴履，縛椅極緩。三人著紫袴褶，平巾幘，手各執簡，簡上有字，不可識。又七人並白布袴褶，白履靺，悉有所執。一人挾坐席，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，一人把大卷書，一人持紙筆大硯，硯黑色，筆猶如世上筆。一人捉繖，繖狀如毛羽，又似綵帛，斑駁可愛。繖形圓深，柄黑色極長。入屋後，倚簷前。其二人並持囊，囊大如小柱，似有文書。挾席人舒置書牀上，席白色有光明，草縷如䓉子，但織縷尤大耳。侍者六人入戶，並倚子平牀前。此人始入戶，便皺面云：「居太近後。」仍就座，以臂隱書桉。於時筆及約尺悉在桉上，便自捉內格中，移格置北頭。

問左右：「那不將几來？」答曰：「官近行，不將來。」乃謂子良曰：「我是此山府丞，嘉卿無愆，故來相造。」子良乃起，整衫未答。仍問曰：「今是吉日，日已欲中，卿齋不？」答：「依常朝拜中食耳，未曉齋法。」又曰：「中食亦足，但夏月眠不益人，莫恒貪眠。」又答：「體贏，有小事，竟覺倦倦如欲眠，不能自禁。」曰：「小小消息，無苦。」因風起吹繖欲倒，仍令左右看繖。赤豆在庭中戲，走來垂至繖邊，左右以手格去。郎善又來，架子上取塸，觸此左右，善便倒地，此左右以手接之。此人問：「那得此小兒子？」子良答：「家在錢塘，姓俞，權寄此住。」又曰：「勿令裸身，善神見之。」又問：「郎善何人？」子良答：「家在永嘉，依廕陶先生。」又曰：「陶有美志，爲人所歸投。」又語子良曰：「卿父昔不無小過，釋來已三年，今處無事地。自云：『墳塚在越，雖自羈迴，亦不願移之。南頭有一坎，宜塞去。』其今欲同來，有文書事未了，不果。明年春當生王家。以其前過未盡，故復出世。卿前身有福，得值正法；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，按録籍，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。夫生爲人，實依依於世上，死爲神，則戀戀於幽冥。實而論之，幽冥爲勝。今府中闕一任，欲以卿補之。事目將定，莫復多言。來年十月當相召，可逆營辦具，故來相告。若不從此命者，則三官符至，可不慎之。」子良便有懼色。此人曰：「卿趣欲住世，種罪何爲？得補吾洞中之職，面對天真，遊行聖府，自計天下無勝此處。」子良乃曰：「唯仰由耳。」又曰：「卿自幼至今，不無小愆，可自思悔謝。若不爾者，亦爲身累。凡修道者，皆不裸身露髻，枉濫無辜，起止飲食，悉應依科。聊復相告，言窮於此。今還所任，方事猶疑，冀非遠耳，卿勗吾言，勿示世中悠悠之人，山中同炁，知之無嫌。」便下席，未出戶，見門上有令春、劉白等。乃又曰：「勿令小兒輩逼壇靖，靖中有真經。前失火車大屋基，今猶有吏兵防護，莫輕洿慢。其輩無知，事延家主。卿姨病源乃重，雖不能致斃，亦難除。」子良因問：「不審若爲治療，腹中又有結病，何當得除？」答曰：「不可即處，歲月之間，不知若爲耳。腹中亦有卒可差，別當向卿言。」令春等去，便下堦而滅。

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，書四麤白紙。其夕三更中，復聞一人扣戶，云：「范帥來。」未應已進，脩壯，形貌端嚴，著大冠似如幘，服緋。從者唯三人，衣色黑，晻晻不可別。戶外有光，狀如把燭，不見光形。帥倚牀前而言曰：「僕姓范，爲定録府鬼神之司。定録、保命二府同在一域，而名界有分，各天真守之。二君並姓茅，是兄弟。兄守定録，弟守保命，卿亦應已知之。向有大丞，遊行界域，記人罪福，過造卿。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爲保籍丞，此位乃始立，以助領諸簿録。其任數小而高清爲美，兼得宗庇真仙，二三爲宜。卿向酬對丞極不惡，後何以與姨議異？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，又疑是祆俗。丞大不悅，欲執卿爲無信之過，故令僕來相告。觀卿俗意未豁，囂塵易迷，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？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，此輩小物，亟稱其功，而惑人意，其爲牧約之。卿儻早議不乖，則墨簡不書。」

子良曰：「向實有疑，令敢復異。」帥曰：「夫神聖有旨，豈是辭訟所讜。兼向丞總領吳越，任之大者，自來宣諭，何得不從？尊府君亦猶訴於丞云：『無復嗣。』丞已不許。幽冥面告尚不得停，而況穢身投片辭，亦自不達，達亦不許，徒勞紙墨耳。卿朝夕燒香，乞長生神仙，今既果願，復何所言。二真今中間往太元府，至今未反，恐還當問丞，故令先來相實，可依心答旨。」子良答曰：「俗人童蒙，不辯真正。曲垂貸宥，實敢迥異。」帥直云：「好。」又曰：「卿每禮拜，先依科朝四方，竟輒更禮拜司命、定録、保命三真君。既居鄉，故應爾。」

於時子良𢺈屐橫在牀前，又不著衣眠。帥云：「作道士，法不宜露眠，不宜橫𢺈屐。橫𢺈屐，則邪不畏人。」子良唯應爾。子良又問：「既靈聖垂旨，敢希久停，可得申延數年不？」帥云：「下聲！旁人聞。」又曰：「向所言事不得爾，自已有定，兼復此職不可久空，所以勤勤重來者，正此耳。今又私與卿言，勿洩之。卿既無解術，猶應棲質有所，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。若其地多石，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。莫還本基，本基既塵穢，兼復蕪滿。若葬之，必不爲卿益。其餘棺柩法，周猶依世法用。凡所受經符可以自隨者，則其神衛從人。復宜須三師姓諱兼受法年月，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，皆應答對，不得落漠。僕今去矣，勿忘此證。卿雖緣質有定，亦須用謹。正謹者，邪炁不干，神明衛護，則招感易達。卿既處此塵誼之中，僕等難復數來。」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：「脫覺體不快，便依此方浴。此方要，卿那得？」子良答：「寫《真誥》中得。」帥曰：「此是南真告楊、許者，卿得之甚好，二君亦標挺。」言未絕，聞子平覺，便歘去。

右一條即夏至夜所手記，細書一大度麻紙滿。

二十七日二更中，開眼見一人在牀前，容質端正，有鬚，鬚甚厚，細眉目，年可二十餘，顏狀甚可愛，著芙蓉冠，垂青纓甚長，著衣狀如單衣，而有朱青黃白相雜廁似錦。復非素腰帶，不知是何所著？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。獨自而已。自云：「是中山人」，因言曰：「茅君用爾爲丞，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。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，可從而言疏。」子良仍起，襞紙疏之。

五月二十七日事。太歲乙未。

「夫作道士，皆須知長生之要。爾既未能餐霞飲景，剋己求真，徒在世上，無益於體。今所以相徵召者，一以助時佐事，二以受業治身，庶積年月，得其力耳。五藏全，其髓填實，方可以求道。爾今四體虛贏，神精惛塞，真期未可立待，即亦可旦伺二星，以通其感。」子良因問：「不審此星在何方面？形模若爲？」答曰：「北斗有九星，今星七見，二隱不出，常以二十七日、月生三日伺之，其形焕耀異餘者。爾今可畫作七星，當隱約示其首向。」子良因染筆作七星形，此人曰：「我無容運手，爾但安二星置網之頭，當相告也。」次安此，問：「是不？」答：「亦非二。」又安此更問，答：「此是也。當燒香整心伺之，見則祈乞隨心所願，亦別有呪，後當相告。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，勿令人知。伺時人知，則不可見也。」又曰：「吾今去，勿輕示人。世上亦有經，子有宿業，故口相受耳。」不問開戶聲，徘徊而滅。

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，書一大度簿白麻，相接續滿紙。

凡此三條，皆髣髴夢耳，不正分明。

又別夢見懸巖崎壁，鬱然若似青嶂中。某在山下望見山上，有二人，一人著遠遊冠，錦繡之衣，其意言是保命君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，老子也。相對而談，某亦不解其語。須臾便覺，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。

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，書兩麤小白紙。

按尋記，凡摽前云夢者，是眠中所見。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，皆是正耳。覺時其見，但未知爲坐爲臥耳。從乙未年八月以後，遊行諸處，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。又諸記中往往有黵易字，當是受旨時匆匆，後更思憶改之，昔楊君跡中多如此。

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，几四條事，大書小八白紙。

## 周氏冥通記 卷二

六月事。

六月一日夜，復見前丞來，乃著進賢冠，猶如前侍七白衣人，所執持亦不異，舒坐席，坐南牀。復有二人，年並十五六許，形服鮮麗，皆作兩髻，著衣似單衣，復如袴，似繡而非。丞言曰：「一日有期，差不爲疑。」仍指東邊一人曰：「此華陽之玉童，定録、保命二君來相諭。」又指西邊人曰：「此紫陽之侍童，二君昨詣紫陽，陳卿事原紫陽乃戲言：『大族貞虛，其中凌雲者，理非一人。』定録曰：『此蓋見由耳。』紫陽笑曰：『東華紫微當焚録邪。』」丞曰：「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。」華陽童乃言曰：「夫騰龍駕霄之才，理非涉世之用，榮華疇略之心，豈會神真之想。爾情無滯念，胸臆蕭豁，是以果而速之。若無此虛豁之心者，則一志而不及，一向而不迴。此二能得道。爾既無才學可稱，又乏至德之美，特是採緣訪命，加以跡少愆累，心無沉滯，故得耳。勿區區於世間，流連於親識，眷眄富貴，希想味欲。此並積罪之山川，煮身之鼎鑊。善思此辭，勿足爲樂。若必寫此，則仙道諧矣。」又問曰：「陶氏才識何如？」答曰：「德操淵深，世無其比。」又曰：「然恐緣業不及如何？」紫陽童仍言曰：「君言『神仙易致，而仁德難全。是故二象雖分，其間猶混。真道可聞而不可見。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。夫爲人者，皆貪虐誕欲，恣情任美，所以三惡不離其心，五情不節於體，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。若生在中國，知有道德，人身完備，才明行篤者，皆宿命有福德也』。爾宿世已生周家，君之餘嗣也。今生又在周家，雖出庸俗，先功未弭，故得受學仙宮，任袠神府。君昨歎云：『一與其別，已數百年矣。』誡子之辭訖，勸子之言盡，可善勗之。方當往來，不爲久別。」又仍曰：「君已改子名字，因人相告。」二童便出戶。丞曰：「二人言盡，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諭。吾不得停，尋更來。」下席便滅。

右一條一日夜所受記，書兩小度麤白紙。

六月四日夜，華陽童來授曰：「爾既挺思合神，必不會世心。中人惟欲求利，爾不能益，則有不悅。爾今事人尊者，若罵詈，爾得罵時，當存念身神，耳可得聞而心勿受，爾莫口應。若罵畜生、禽獸之屬，皆當即沐浴。此爲賊身之大穢，穢則真神不降，邪氣侵人。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，少連苦酷不道，鞭打駕詈，無有時節。文長受而口對，積十一年，山神遂侵試之，後成邪注病，今在保命丞間爲散使。緣前身有忠樸之心，故得爲正神所使。少連今猶在河間，晝夜辛苦，不可得見。譬如此事，可不慎之。」

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，書一白牋紙。

六月六日夜，見一人來，儀服甚整，著單衣青帔芙蓉冠，冠上又有小平蓋，蓋青色，紫緣邊，背上佩三青色鈴，年可二十餘，面甚白，微有鬚。侍者四人。至良久乃言曰：「我是桐梧仙人鄧靈期，聞子合道，故來相慰。」子良曰：「凡庸下賤，少樂正法，幸藉緣會，得在山宅何期真聖曲垂啟降，自顧腐穢，無地自安。若前緣可採，願賜開度。」仙人曰：「善哉辭也。子千生已來，種福多矣，自然而會，何待開授。度子者當自有人，吾特嘉子緣德，來結交耳，幸無謙辭。桐梧當復有來者，當善相待，吾今去矣。下旬間更相遇，方事遊適，兩念相存。」執手而去。

右一條六日夜所受記，書〈一青紙。

六月八日夜，紫陽童來，裝服如前。言曰：「欲知我姓字不？」子良曰：「願聞之。」童曰：「我本姓王，字子遷，太原人。宿命時，父爲陳留太守，仍移居丹陽。我年十五化，前身有福，得生爲人，復修功德，死爲神，補紫陽內宮玉童，賜姓鳳，字靈芝。君今改子名爲太玄，字虛靈。此名字中皆有旨趣，今略爲述之。太者，元始之極，而質象含真。玄者，謂應虛無之炁，挺分所至，非修身立功所得。虛者，謂形同乎假，志無苟滯，蕭條而應真。靈者，謂在世而感神，棄世而爲靈。此表裹成功，饗流後裔也。略陳其綱紀如此，別有幽奧處，未可便及。此名不施於世，且莫顯示。子良字元龢，此乃世之善名，亦不勝於世，直是施於冥中耳。」言訖便去。

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，書一白滕紙。

六月九日夜，夢聞人語，不見人形，聲氣高厲，謂子良曰：「若披罩紫蓋，遊適偃房者，神仙之漸也。」

須臾覺，便見前丞。丞白：「向來者，爾識之不？」答曰：「不識。」丞曰：「是真人，爾未宜見之，故遙相告爾。」又曰：「爾聞血臭不？」答：「不聞。」又曰：「爾體血流釋，那不自知。」答曰：「自謂無血，唯汗耳。」丞曰：「汗之與血，一何異乎？汗者，血之精華，人血猶如水，寒則上凝，夏則上清，清則流泄易，凝則決冰而血出，是爾陂塘虛微，故不能止於流耳。人血如淵水，不厭其溢，但患其竭。吾有築塘之術，當爲爾治之。今但俟景挹華，亦能微微爲效。吾今且去，外已有人來。」即見一人入，侍者三人，來至牀前而言曰：「我是張孝，字子安，榮陽梨井人也。」

右二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，書一白藤紙。

六月十一日夜，有一女人來嶺裹，形貌妍麗，作大髻，通青衣，言曰：「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，今既在此，當不果至。十九日，只當來耳。」子良言：「侍從師還此，不知今夕有垂降者，欲還住處仰俟，可得爾不？」女曰：「既已在此，已夜，不須復還，恐人相疑，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。」子良問：「不審氏字，可得示不？」女曰：「姓李，字飛華，淮陰人，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。既始受學，未能超進。今者之來，乃趙夫人見使。」便別曰：「十九日，期君於西阿」。子良歛手而別。

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，書一白藤紙。

六月十二日，有五人來，乃三更中。

一人年可三十餘，黃華冠，雲錦毛衣。

一人芙蓉冠，絳繡衣。

一人芙蓉玄冠，緑繡衣。

一人敖幘，朱衣，紫草帶。

一人兩髻，亦繡衣。

右五人，前三人列坐南牀，丞及童坐書牀子。

丞前進曰：「今夕有高真來，可起，可起。」子良因起拜前者。前者曰：「可坐。」子良還坐。又曰：「周生修功積德，可謂不負其志乎！」張君曰：「明鑒鏡察，理當照其胸懷耳。」答曰：「如來辭。」洪君曰：「見周生，不中路怡發乎？」答曰：「不怡發，雖怡亦不能毀其金簡。」丞曰：「周生可謂保仙之人？」前者乃問子良曰：「今日諸人來，暢爾懷抱不？」子良答曰：「枉蒙上真賜降腐穢，欣懼交心，無以自厝。」乃笑而不言。華陽童子曰：「此諸真人，君當不盡識，今將相告。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，第二即蕭閑仙卿張君，第三即中嶽仙人洪先生，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，第五則我，華陽之天司農玉童。故令君悉知姓位，此中諸位任，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。」子良答曰：「真仙高靈，豈得以比於塵俗。」丞曰：「能察幽惻冥者，周生是也。今者既曲紆真降，願各爲其述一文。」真人曰：「卿是其明證，可前作。」答曰：「敢不聞旨，但恐卑人居前，非禮耳。」丞乃令子良襞紙染筆，口授曰：「華景輝瓊林，清風散紫霄。仰擭高真士，凌空馭緑軺。放彼朱霞館，造此塵中僚。有緑自然會，不待心翹翹。」

直造塵滓際洪先生授曰：「靈風扇紫霞，景雲散丹暉。八素不爲迴，九垓何足巍。志業雖有口，習之亦成微。勗此今日事，金闕方共歸。」

華陽童授曰：「懸臺淩紫漢，峻階登絳雲。華景飛形燭，七耀亦殊分。寫此步塵穢，適彼超世君。勗哉二祀內，無令邪世聞。方爲去來會，短辭何用紛。」

詩畢，馮真人曰：「諸人所述，足以相勸戒，可自思緣運，剋列單心當復有來者，若能用思入微，飛龍轅於霞路，奏鳳響於雲衢，神童啟節，玉女侍軒，豈待彌劫乎，得道悉在方寸之裹耳，不必須形勞神損也。世人唯知服食吞符，苟非其分，亦爲徒勤，更不及專營功德，善積功滿，道亦可議。但於後生得之，不施於今身矣。此言亦可告家人今知之。」張曰：「真君此言，可謂至教。若更能朝踰往此，則二府希之難矣。蕭閑堂兮，將爲周子之遊館乎。」洪君曰：「仁功苟積，則選爲真人府中小丞，其亦未必止此。」丞曰：「其功已定，亦何必須勤勤。」童曰：「二君亦適人所爲，不必相逼。若能積業更深，則成真人。功夫若息，猶當不失此丞。」言畢，同辭別，徘徊戶內而滅。

右一條十二日所受記，書四白紙。

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，見前帥來。言曰：「比者真仙遊降，足致欣暢乎。我比恒有事，遂成冥隔。」子良答曰：「近來乾坤澄淨，七景齊明，仰降高靈，稍蒙已數，但滓穢無以克承耳。」帥曰：「是卿千秋之功，無嗟以滓穢爲辭，但卿六世祖眉爲譙郡時，尤好射獵，殺傷無數。賴其中時復營功德，罪已得釋。卿不宜復食肉，食肉，恐先源逮卿，幸可慎之。仙藥草自足，何急噉此？恐卿不悟，故因暇來相報爾。」子良唯承受，帥便去。

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，書一小碧紙。

至六且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，又一人來，甚華少，白衣，傳范帥語云：「前故相告食肉事，遂不能斷耶。今旦何意往他人處食脯？從今去勿復爾。望採前言，副今日懷。」子良答曰：「早至師間，師賜食，謂是甘果，不以爲欺。又奉今旨，敢復近肉。」此人應爾而去。

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，一白藤紙，其好全似楊君體。

六月十九日，有五女人來，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，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，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，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，第五易遷受學李飛華。

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，說竟，四人齊坐，李猶倚。

又有八侍女，衆仙自共語良久，似論子良事，不正了其旨。趙夫人乃見告曰：「子冥契久著，故能招感真仙，良助欣然。」子良答曰：「不以猥俗，少便依道，籍以緣幸能棲林谷，豈期一旦真仙啟降，喜懼交心，無以自安。若前因可採，願賜神仙要訣，以見成就。」夫人曰：「子名書紫簡，何憂不仙而求於我，我猶仙人耳。」劉夫人曰：「周生，爾知積業樹因，從何而來，得如今日乎？」子良答曰：「微塵下俗，實所不究。」夫人曰：「今略微說之。爾生周逵家時，已應得道，爲貪濁彌多，遂不致獲；次生劉偉家，乃得學道精勤，精勤之福，方流今身。爾已經三過上仙籍，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。今日之會，上録來已七十餘年，故經生死乃遂。吾經以此事諮定録君，君見告如此，故爲宣說，令知源由耳。」王夫人曰：「劉右嬪之言，備說幽顯宿命，爾可心自知之，勿示凡俗悠悠之人。」

王夫人告曰：「夫一志直往，無迴還之慮，瀟灑任理，無累著之心者，此乃保仙之子也。儻有窮幽測遠，遠求師友，晝夜辛勤，積以歲月，或直坐一山，修經用法，吞符翕景，處七元者，亦皆能致道，終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。爾可以此事告於來子，令勤之也。修此不止，不患身後徒空，爾自己定無煩於其間矣。」

陶夫人曰：「若能守道不動，服氣吞景，以鎮五藏者，亦能得地仙，長生不死。若無金丹五芝，終不能飛遊太極，動静無方也。吾今猶是仙之中者，未及上仙下真也。前服氣諸事，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。周生，爾營之乎？」

言語粗悉，入四更中。趙曰：「星已疏矣，行當應曙，相與去。」和諸人同應去。趙又曰：「方當去來，不爲久別。」王曰：「趙夫人來，當無不相隨。」劉曰：「來月三日，當往東華呈學簿，當與陶夫人相過。」子良問：「何學簿？」曰：「是易遷中教仙人，學業有進退之簿。二月日多一呈，呈東華大司命，入月三是此二月之最，至九月復呈。如此周而復始。」陶曰：「且作十餘日別。」李曰：「其間動静，趙夫人當見使來去，不復辭別。」便悉下牀而去，侍女隨次而滅。

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，書六小青宿牋紙。

六月二十一日夜，夢一人，年可三十許，白布袴褶，平上幘，執手版，版黑色，形容乃端雅見敬，自稱「趙丞使下官相聞」而言曰：「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雨事，國主憂民乃至，但時運應爾。比諸處屢有章辭，皆不與報。陶既有功行，周方來於此，當爲驗二人之德，不煩謙謙，恐悒望故遣報。」子良曰：「比風日赫烈，塘湖熇竭，五穀焦枯，草木彫落，方慮飢乏，故冒共投辭，希垂沾潤。」此人曰：「當不慮不雨，恐不得洪溢耳。前辭言語乃好，但請雨應墨書，請晴應朱書，並青紙上。人唯言神重丹青，不知丹青有不會處。諸如此者，世間非一，但無人報其此意。其既不自知，反云神而無靈。願更作墨書，辭勿同前語。」子良答：「輒從要旨。」又問：「聖靈何姓，可得聞不？」此人曰：「問下官耶。」答曰：「姓黃，字元平，東海人。猶散在保命趙丞間，無位任。」仍曰：「不得久停，或當更來。」斂手而去。

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，書一白麻紙。

六月二十四日晝，臥南牀，夢一人，年可六十許，著飄風冠，披毛帔，紫羅裳，手執玉鈴，腰帶大符，未嘗來也。侍者兩人，皆絳衣。進坐乃言曰：「德秀之美，感乎幽冥。吾久欲來，礙以諸務，遂不即果。鄧生前亦應爲說我來。」子良曰：「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，比恒洗心潔念，仰候真仙。」乃笑曰：「鄧亦尋應來。」良久，許乃自悲歎曰：「昔爲孤棲獨往，賢莫過焉。我嘗學道於嵩高，積八十餘年，蒙得神芝，服之而化。雖得神涉仙階，而尸宅無寄，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。顧之眷戀，心未能豁，子當不憂此事。人言得道不復念形，我念形之切，裂於肝心，可得無棺槨乎。吾今乃桐梧金庭琳宮之師，領蒼梧仙人，鎮朱臺之內，姓徐，字玄真。故令知位字有在耳，尋當與鄧生俱來，別更委曲，不爲遠別。」

須臾復夢見二人，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。云：「昨雨恨不多，來月中當更作。昨往太山，見尊府君送人夕來，乃始得除君死録，更紀生名，如此輩六人。尊府君言：『今還北宮，君儻至子良處，道我今來此。』今故來爲宣之。」

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，書兩青紙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，桐梧有二人來。一則桐相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，

一則桐柏仙人鄧靈期，

鄧先言曰：「久欲相詣，礙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爲帝晨執蓋御史，治桐柏山南青中館，領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，以此故致乖爽。徐君前來，善得接賞耳。」子良答曰：「蒙徐君垂顧，歡仰無已。復蒙今降，慶莫過此。」

徐君曰：「向過茅定録處，云『始授子《玄真經》』，甚助欣然。」子良答曰：「謬荷靈啟，垂授真法，但肉人頑疏，修行多替。」又曰：「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，尚未審其事，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。」答曰：「賜與參訪，實是所希。」徐仍指鄧曰：「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，始今得任。子乃坐地獲之，故知功夫久有在。」鄧笑曰：「周生緣業果如韓侯所說，當可言乎？」徐曰：「周子雖稟仙緣，未得便知前身之事。」子良因曰：「鄙塞塵陋，豈得知此不，韓侯是誰？」鄧曰：「是東華仙侯韓惠期，領東宮諸簡録，治方丈第八玄宮中。向云欲參子事者，正詣此人耳。」徐曰：「今日匆匆，不得久停。尋當得與鄧生俱來，不爲遠別。」

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，書一大度白麻紙。

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，凡有十三條事，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。

## 周氏冥通記 卷三

七月事。

乙未年七月二日夜，七人來。

一人姓周，著玄華冠，服緑毛帔，丹霄飛裳，佩流金鈴。

一人姓王，衣服似周，服紫羽帔，佩流金鈴。

一人姓茅，著遠遊冠，玄毛帔，紫錦衣，佩流金鈴。

一人亦姓茅，著芙蓉冠，丹毛帔，玄繡衣，佩玉鈴。

一人姓周，著華蓋冠，服雲錦衣，佩玉鈴。

一人姓司馬，著芙蓉冠，服素羽帔，紫錦衣，佩玉鈴。

一人則樂丞，公服如前。

丞曰：「今真人來，何不拜？」子良即起再拜，頓首稽顙，乞神仙之訣。

茅定録君曰：「功名已著，無煩苦，名並録我所關。」

周紫陽曰：「一與爾別，便數百年，我當知如一日。爾縈之經生死，一何苦哉？」

司馬括蒼曰：「學道不勤而得道者，乃周生乎！」

茅保命曰：「勤苦之弊，何可備言，所謂先苦後樂。」

王紫陽曰：「歲月易積，功業難顯。昔聞周生之名，今見周生之德，宿昔猶固，良可知矣。」

周大夫曰：「周生年稚而德奧，識淺而智深，已三生如此。我昔微遊於世，數經詣之，乃能傾襟佈誠而施仁也。我因欲示之要言，而其未堪受法，故不授之，今得相見，良亦爲欣。」

周紫陽曰：「卿知其根由不？乃吾之弟孫也。昔與其於南海相遇便別，別來已二百餘年矣。」

丞曰：「將告卿，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君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蟠冢山王君；第三定録茅中君；第四保命茅小君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；第六括蒼真人司馬先生；第七吾也。此前六等並真人，前後來者皆仙人。唯馮君是黃庭真人，治中嶽耳。」

丞曰：「陶隱居事，近亦不無此議。卿姨屢有𧵥請，二君乃無異，但恐餘處不必允耳。」定録曰：「陶某名録多闕穿處，不的由，縱見由我，我亦不得自任。中旬間當與思和往諸司命間論之，意此必無苦，勿卒憂浥。」仍云：「吾等今去，或復尋更來。其間有信，書疏亦可相通。」

右一條，七月二日夜受記，書四小青棧，又一片續後。

按紫陽兩真、句曲二君，此日若始自降，前六月唯遣侍童耳。《真誥》云：「周太賓善鼓一絃琴，是教孫登者。」爲蓬萊右大夫即應是也。司馬括蒼，內外書傳都不見，又不應是季主，乃可季主兒法育耳。唯見此一來，自後無復所出。

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應被召，云：「官府已整，唯作印未成。」意甚惻惻，徑向周說。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，姨母乃密營𧵥信，告潘淵文，爲條疏，作辭牒，令周共奏請後天窗洞，隱居都不知。後方問有此，亦不復問周可否。至七月十三日事訣。十四日旦，周疏受見示，方具耳。止聞此一過，而云屢有見為Unicode:27D65請，是所未究。

乙未年七月三日夜，有九女人來。齊著青衣絳緑衣，下紫爲腰帶，佩金鈴，鈴下有大符，黑爲文，書青上。手並執板，板白色似玉。見衣縫，縫皆有如織文綴之。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之，行輒有聲。其一女則劉玄微，一則陶智安，餘者皆不識，亦不見與語。

劉夫人曰：「必修學稍得新業邪，吾旦往東華，今始還。文書事粗得了，見爾名已度上東華青簡，甚助爲慶。」陶夫人曰：「聞近齋而俟北斗，大不可言，訝爾標心乃至於此，星亦未可卒見，積以歲月，所不論耳。」劉夫人因喚諸女曰：「此周生有凌雲之秀，將可與共語。」一人應曰：「下仙未敢與高人語。」劉曰：「高下未必可定，伊猶沉滯塵喧，共啓悟之耳，何高之有？」此女笑曰：「別當相造，今未容言。」陶曰：「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，孫芳華，阮惠香，此三子學有功夫，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，受書並爲仙妃，故令知之。」劉曰：「周生，爾欲之乎？」答曰：「凡蟲鳥非所敢希。」曰：「爾得希之，所以相告。」陶曰：「夜已深，宜去。」便欲去，諸女曰：「待儂。」因相隨而滅。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，書兩小青紙。

七月九日夜，見紫陽周、王二真人定録君三人。衣服並如前，侍者共可有十許人，紫陽童亦在其中。自共語良久，定録君乃語子良曰：「比勞用心，吾天事頻煩，以疲我神，此六日往東華，見爾名已上青簡，乃位爲保晨司，始吾徒也，不亦巍巍乎！此乃冥符宿契。雖非此間之職，要應先當成就。」周紫陽仍曰：「爾自應得此位，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，直奏功夫事，致使移時。夫涉真境，便多有試，好固心力，勿弱於其間。」王紫陽曰：「得如此甚好，但恐以試爲難耳。」子良因請問：「不審幾試，試若大小？恐肉人邪僻，能不憂懼。」王曰：「當兩小試，或爲虎狼，或爲殊聲異形，以怖於人。爾見此時，但整心建意，勿悼惶也。若不過者，怪人功夫俄頃耳。」

定録又曰：「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徒，檢課簡録，見天下民人爲善者，五十分無一，而況於神仙，萬萬之不過兩三耳。其中功夫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，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。兼運度已逼，災世益難。見東華上簿紫録，內格中有上上真録者五人，已落二人補地解，無復進補者。上中真者二十八人，已落七人，二人補下仙，五人復選人中，唯上一人補耳。上下真者三百人，已落二十六人，十一人補地解，十五人還民中，都復上八人耳。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，已落四十二人，十二人補三官中職，六人成尸解，二十四人成賤民，都成五十人耳。上中仙者二百九十三人，已落七十人，十人退成下仙，八人得尸解，五十一人還生民中。復上十一人耳。上下仙者四百三人，已落七十八人，二十人爲酆都所引，四人被考三官，五十四人還民間，復上十九人耳。始今月標落此諸人，須至分節。當上言太極，更記死録於太山。見此輩良爲可悲，並皆修法不勤，或先亡引逮，所行乖道；或先勤後殆，失此功夫，一何苦哉！亦有垂登雲天者，日月不空，並下教真人降授之；其或處在深山，或學道歷年，人並不知此。吾等亦時時教授，如爾今日，人誰知邪？」

王君曰：「茅定録及周紫陽所誠，實爲深矣，足爲子之實録也。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，欲知之乎？」子良因問：「家師陶公何如？」答曰：「假令爾如其者，則期真不難也。陶久入下仙之上，乃范幼沖等也。」

子良又問：「子良姨何如？」答曰：「乃得無大過，但令勤之。後身或取耳，今生且未可言。」

周君更問子良：「爾姓何等？」子良倉卒不得道前賜名字，直云：「姓周，名子良。」君勃然曰：「何以謬濫。汝乃道士周太玄，字虛靈，而比於世中周子良邪。汝名書玉簡，皆作周太玄，勿復勝子良，唯於世上名子良耳，勿以隱名示以俗人。天下人應得道者何限，而偏依依於爾，非直以挺命感真，亦如以親逮故耳。昔有楊、許者，楊恒有神真往來，而許永不得見。所以爾者，許心徒勤謙，猶欲想未除，故不得見。楊位亦不大於許，其神凝志安，萬邪不能干其正，華綺不能亂其心，故受語於楊，今以示許也。爾今得見吾等，亦如楊之用行耳。凡此事莫輕示人。吾昔與裴清靈去來華僑處，受其言語，令以示許。僑宿本俗民，性氣虛疏，不能隱秘。告其一法，迴而加增，逢人不問愚賢，輒敢便說之。如此既多，便迴受於楊耳。僑乃流沈河水，身沒異方，得脫以來，始十四年耳。今猶在鬼伍，晝夜辛苦，諸如此事，可不慎乎！爾勿示人此事也。」

定録曰：「昨見楊在東華，吾乃要來，其云欲來，礙以諸事，別當看之耳。」

王君曰：「此月初乃見許侯，與紫微夫人及右英共轡龍車，往詣南真。紫微問我：『見有周太玄已刻紫録，將應得道。比欲觀其德業，君見之不？』吾因答：『已經詣之，乃有蕭然之德，甚可啟悟。』紫微言：『別往看之，明年秋事令得去。』」

定録曰：「言語粗悉，足爲周生保試。今且去，天務繁多，明日望定。」

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，書五白官紙。

七月十一日夜，見桐柏徐、鄧二人來，衣服皆如前。徐至，便言曰：「名已果上東華，定爲寶晨司，甚助欣慶。」鄧曰：「昨已應有說此事者。」子良答：「爾，諸真亦粗說其事。但子良庸陋，豈敢仰希，恃蒙神真提拂不論耳。」

徐曰：「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，曰：『周子良字元龢，右一人，改名太玄，字虛靈。以其生周逵家，已上紫録；次生劉偉家，復書玉編。既經歷辛勤，今謹依上科，報以下仙爲保籍丞，羽儀衣服如故法。』」

保命仍將往，共定録省察，良久乃作讚上東華曰：「周玄秀德，心志虛清，謹按紫格，可刻仙名。」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，檢名薄，因得爾品目，位合中仙，更奏上仙爲保晨司。韓侯仍作事曰：「周太玄，字虛靈，右一人，昔標懷道之志，今建蕩然之德，上合乾綱，下應地紀，依如仙格，合中品之上。伏見保晨司，年限欲滿，請選太玄以補之。謹上。」青君命云：「如牒。」仍作簡文曰：「惟周太玄因業樹玆，刻名仙簡，爲保晨司。」吾聞此位尋滿，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。

子良問：「不審此位若爲羽儀？」徐答曰：「亦不可爲定，更由功業之高下。理有丹龍緑車，衣羽之蓋，素毛之節；青衣玉女五人，朱衣玉童七人，執鴻翮之扇，建扶靈之冠，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，帶寶玉之鈴；六丁爲使，萬神受保。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，非復人間保籍丞也，故指來相報，未可示人身之遺跡，乃後人之所效耳。」鄧曰：「桐梧真君乃欲來，須見太虛司陰二真。」

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，書三白官紙。

十三日夜，定録趙丞俱來。定録曰：「昨與思和至太元府，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，乃得申少時。」子良問：「申幾時？」又曰：「未測幾時，或五年十年。事雖關我，亦由上府，繼東華，隸司命，未敢爲定。」趙丞仍曰：「且已被東宮命令，且住召陶某事。」子良問：「召爲何職？仙官鬼官？」丞答：「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，似欲以陶代之。既且停召，當更選耳。此是仙官，隸司陰府，掌水事。以陶有勞，故得補之。如陶意似不大欲爲，此位既仙，陶當不知，卿可以事白陶也。」少許時又曰：「夫人生禍延福湊，皆有因而至，非神明之所如。陶今夕心意，豈復憶此。雖云欲蕩情散慮，恐亦未能都去，如何復言合丹事，云云。」又言：「青童大君月未當來華，檢選仙事，云云。」

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，書一小白紙。

十八日夜，見定録，曰：「陶乃答吾前語，年限猶未定，別更報爾。所云欲住雷平山後，此亦不勝今居，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。此地本非可隱居寂處，直可以避災害。住與不住，無勝否也。又論方託形何處，此由人心。心既未發，吾寧得知方將而言，唯句曲可住，吳越名山乃不少，未見有大勝地，猶勸陶居此山。」

右一條，十八日夜所受記，書一白藤紙。二十五日夜，夢見唐、趙二丞來。趙曰：「近何意恒勞苦，損人精神，惛人耳眼，今去勿復遇辛苦。」子良問：「不審住此廨中好否？比者恒憂與盜事。」趙迴頭曰：「此事關唐丞。」唐丞仍曰：「雖見關，亦不得自由。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。此廨自不須多憂，疲人心慮。」子良言：「劫盜事，深以仰憑。」答曰：「自保勗，不須過憂便去。君論期運事，竟應相造也。我等且去，尋復相過。」子良起送，相隨而滅。

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，記書一白官紙。

右起七月二日至二十五日，凡有七條事，書青白大小合十紙。

## 周氏冥通記 卷四

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七月末，月月悉記所通目録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，保命府趙丞告，云云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，保命范帥告，云云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，中嶽仙人洪先生告伺二星，云云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，夢食合金液醮，云云。

右四條五月中事，今別撰在第一巷。

乙未年六月一日，保命趙丞、華陽司農玉童、紫陽內官玉童，各告治身之行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四日，華陽童告：「人罵辱，令心勿受。」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六日，桐柏仙人鄧君來結冥友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八日，紫陽玉童宣周君旨，改名字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九日，聞人隱告坐臥堰房事，云云。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一日，於東嶺宿，易遷女仙李飛華告「有五女仙欲來」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二日，中嶽真人馮君、蕭閑堂主張君、中嶽仙人洪君、保命府樂丞、華陽玉童凡五人告長生要言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三日，范帥告勿食肉事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五日，中嶽洪先生授《洞房經》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五日，范帥遣人來，重責食肉事，云云。嶽去後來。

乙未年六月十九日，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因緣根本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，趙丞遣黃元平告請雨事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，蒼梧仙人徐君棺槨事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，趙丞又遣來告請雨騰辭，蒼梧去後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，黃元平告「已落太山死籍」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，華陽童宣定録旨，授《玄真經》，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，蒼梧徐君、執蓋鄧君告「名已上東華」，云云。

右十七條六月中事，今別撰在第二卷。

乙未年七月二日，紫陽周王二真人、定録保命二真君、周大夫、司馬括蒼、樂丞同來，大論語事，云云。又及隱脆事，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三日，易遷有女仙來，云：「名已上青簡。」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九日，二紫陽定録告：「已進爲保晨司。」並論上落人數，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十一日，徐、鄧二人來，云：「參定東華名，說上事牒。」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十三日，定録君及趙丞告陶得停召，合及事，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十五日，保命君授《三天龍文》，並令：「但且混人世，勿爲異應。行來動静，營爲出入任意，但勿違犯正法耳。修真法時，但默行，莫令人知。神明不以萬里爲遙，不以山海爲難，戀行應動任所趣，勿以吾等爲礙。」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十八日，見定録君，云：「陶答語，及問所住。」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，趙、唐二丞告：「勿過勞神疲體。」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唐丞告：「劫盜災禍，不須防慎，不令有憂。」云云。

右九條七月中事，今別撰在第三卷。併右三十條並有具記。從此後並無別記，實爲深恨。

乙未年八月一日，范監來，告云：「此日諸真相就論，說勸已畢。自今已後，欲令自來，處處遊觀。」云云，

八月五日，夢從一朱門崇闕入見司命君，見授夜光芝，云云。

八月七日，夢入華陽中。先經保命府，後至定録間，次往蕭閑，探龍仙芝，云云。

八月九日，夢至定録間，見問云：「乃同人齋邪？」云云。

八月十二日，夢與定録君於華陽內共乘車，侍玉女三十人奏天樂，造南真於丹城，南真見告，云云。因又告太元，太元示以仙籍，云云。

八月十五日，夢與定録、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，云云。

八月十六日，夢至方諸，見青君府。不見青君，乃見韓太華、丹青館宋夫人，見告神仙之要、委形之術，云云。

八月十九日，又夢造方諸。正見青君出遊，楊君、九華及許仙侯皆從。因造韓侯，見告簿籍事，云云。。

八月二十一日，夢與保命至蓬萊，見周大夫。又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，云是司陰府。陶某近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宮中。因復行見一人，面金色，長短中形人，著飛霄衣冠，見告道法之事，云云。保命曰：「此是小天奉法人。」周大夫仍告道業因緣甚多，云云。

八月二十五日，夢與范監、趙丞至大衡山，見南陵薜大夫、中黃杜大夫，見授隱變方。因爾又行，見一草屋甚高大，絕有甘泉，雜生衆華。范監云：「此是遊仙之廬。」因共入坐屋下，談神仙事，云云。

八月二十五日，夢入華陽，造定録。咨：「來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？」答云：「可爾。」云云。

八月二十六日夜，夢定録、保命來。見告云：「明當復往東華，過司命間。既是天事，不復得同，當更爲訪韓侯論爾不更迴異不。」

八月二十九日，見上期來，宣定録旨云：「韓侯甚有懷於爾，簡録猶因。」云云。

右十三條，八月中事二條是來，十一條是夢往。

九月二日，夢至華陽中，見二君，云云。

九月五日，夢又至蓬萊，先過司命。司命見告：「服神丹，應先須名上仙籍，乃得服之。」云云。乃至蓬萊，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，香而紫色。見告云：「子未得食此，得食此，便如吾耳。」及火棗交梨事，云云。

九月八日，夢與趙丞共遊易遷、童初二宮，二宮相去可五六里。

九月十日，夢與保命到一山。山形平團，異於人間山，名爲丹龍。云中有洞，多仙真。

九月十五日，夢獨往桐柏山，見金庭館。珠寶焕麗，宮室行列殊多，亦有青黃盡相似。復云有金庭洞宮，自所見者非其限，乃衆仙之遊憩典司之所治耳，非王真人所居。東方大君來時，別復有宮，雖云有而自不見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夢定録來於朱陽，見攜到司命府。道逢玄清、紫微二夫人，乘雲軿，從二十餘玉女，語定録云：「司命、紫陽正相遲塵生，今來亦是其冥。」定録答語，云云。當爾時，亦不知在何所，但覺飄然而行耳。到司命門，即見紫陽，共見告。大有所言，非可具記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忽夢見張理禁，令誦《道德》，云云。

右從前來至此，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夢見天西北有一物，長數十丈，青赤色，首尾等大，狀似虹。因到張理禁處，問：「此爲何物？」答云：「名玄霞之獸，或呼爲水母，乃可愁矣。夫有中之無，未若無中之無。空無之理，難可思議。此九六之災顯矣，人誰知之？」右八條九月中事，並記云夢。

十月二日，夢見洪先生，見令誦《太素祝》，云云。

十月五日，夢見定録君，云：「比來多諸進御，善自禁節，勿縱志也。」

十一日，見紫陽、定録、保命、桐柏來，及移朱陽事，云云。

十八日，見定録，云：「朱陽非爾所居處，若不能遠去，只朱陽左側亦好。良常爲勝，恐爾不能處之耳。」二十日，夢見南真紫微，云云。

二十七日，夢見趙丞、洪先生及星事，云云。猶

二十九日，夢至一處，名爲陰城之宮，大有仙人而自不識。

右七條十月中事。

十一月三日，夢見洪君及唐丞，言曰：「雲闇星沒，唯宣矚南山坐耳，此雖可瞻而非求真之體。」

十一月八日，夢見定録，因自陳：「欲寄朱陽東爲小屋，未審可爾不？」答云：「東好，所恨卜葬爲不便耳。夫居當作四合舍，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。若不爾，名爲孤凶宅。但以意作之，爾其去矣，以遺來者，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。但浮此跡，勿畏人不信。得不信，乃爲吾之快矣。」

十三日，夢見周君，言曰：「陶某或信不信，多好試人。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想，可自節。」

十五日，夢見洪君來，告曰：「爾即欲所居西北面有故氣，吾今共汝看之。」便往至彼處，見一人形極醜陋，君曰：「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，定無苦。」

二十日，見一女人，形容殊麗，上下青衣，侍二女。至戶內，立而無言。

二十六日，夢見周蓬萊，云：「北斗已復不見，而祝於二星。」云云。

二十九日，夢見茅二君、周二君，並有控乘，遊於雷平，直取伏龍，定録並舉手見向，如謝去狀。

右七條十一月中事。

十二月三日，見徐、隥二君，言：「去二十九日，桐柏府校籍，頓誤上罪人，典簿三人被責。」云云。

七日，夢往司命處，告玉清清玄事，云云。

十一日，夢見韓夫人，云：「比者情志落落，彌入真相。」云云。

十九日，見一人駕大車，形容甚壯，從者十人，直見拜温涼而已。

二十一日，定録告云：「前來拜者，酆都執法君蔡子遷也。爾方綜其上官，故來通報耳。」云云。

二十五日，見趙丞，直云：「仙籍空矣，爾勿憂矣。」

二十八日，見定録、趙丞、范帥三人。子良問：「所通辭仰呈君未？」君云「適得。」君仍語丞云：「可速。」因直爾而已，更別餘語，云云。

右七條，十二月中事。

閏月三日，夢見韓夫人，云：「世上方無復蹤，如可？」云云。

六日，見洪先生，云：「子勤之勗之，前後事事也。」云云。

十五日，見保命，云：「爾屋事勿以在懷，傷人神氣，其人尋來就上。」十八日，夢大司命君，問曰：「子欲仙不？」答：「實願仙。」云：「願仙，何不學仙？」云云。

二十三日，見洪先生，云：「此所問泛舟者，乃中嶽仙人于朴也。其前生經識陶某耳，非今生相識也，豈復來於此邪？」二十五日，見定録、保命二君。保命曰：「年內多勞，扇削鬼神。三官中奏爾云多罪，吾已卻之，不宜三過如此。」云云。

二十六日，見周君，云：「葛衍之東，水已加八十一丈，南衡山西邊，頓崩爲淵。」云云。

二十八日，見徐君，云：「韓衆已復有事，今與鄧生往看之。」云云。

歲夕，夢見司命、南真，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鵝卵，令噉之。司命云：「道未成，不得九轉之華。且食此，亦足明爾。」云云。

右八條閏月中事。

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條事。

丙申年正月二日，夢造小有天，見王君，云：「爾何遑遑於人間，名已定，勿虧頓於世路。」云云。

十日，見洪君、范帥，云：「明是戊寅，上玄治建，可戴屋。」云：「但宅不得其所。」洪云：「大象尚復無常，人生有何定邪。只此亦好。」又及《洞經》事，云云。

十一日，見定録、保命、桐柏、周君。周君云：「爾不復翫真道耶，吾將去爾。」子良未得答，定録乃云：「其心不然，正是身廢耳，紫陽試之邪。」保命云：「爾何意頓取人三百斛穀？」子良答：「不取。」又云：「見取，何云不取已？爾別當埤之。」餘別自語，所不能了。

十四夕，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。許云：「自宅此宇未足久，便已近二百許年。」又聞一人答：「兆劫尚復倏爾，此何足爲遠？」

十七夕，見定録唐丞來。中君云：「許侯近所言亦深哉！」唐丞論北臺事極多，非可書銘。

二十四夕，見定録君，云：「念真不密，穢氣無辯。」自云：「研瑩之。」云云。

二十七日，見保命及洪君。洪君云：「勿輕說人事。」云云。

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中事。二月三日，夢見洪先生，云北斗事，云云。

七日，夢見定録，云：「臨海燒山中有仙人，遊在人間，自號彭先生，實是鄭玄字子陰，陸渾仙人也。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，其尋或當來，先昨已往建安。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堯云：『某人彭公在此不？』堯得而插静櫺，故人得見之。其人亟乘一刀而歌曰：『太霄何冥冥，靈真時下遊。命我囂塗際，採察雲中儔，世路多淫濁，真誠不可搜。促駕還遊嶺，人間無與酬。』步行亦詠此。其若來，可不接之。其人形中人，面左邊有紫誌，著黃絹帽，多髯而前齒缺，是也。」

九日，見趙丞，云：「比者情志何甚索索？」云云。

十四日，見定録，云：「司命來月中旬當來，西宮、東宮人亦並來，故逆示。」云云。

二十日，夢見司命君。君見令取青□，以呈司命。司命云：「此可耳。心未真也，當更研瑩。」見景上期來，云：「二君今往龜山，聊過令知如此，所見意氣欲動。前與人戲過，致使時魅相侵，賴得高監相爲，不爾，幾致變。」又曰：「裹屋人自稱不道士者，是北星鬼官所使，勿信之。以邪情亟惑人，壞人真氣。可急詣許，駕去已遠，不得久停。」便去。

二十五日，見唐、趙二丞來，云：「還於舊居，便共覺蕭然。」多論九轉事，云云。並二君令告，云云。

右六條，二月中事。三條云見，三條云夢。］

三月三日，見保命，告勿食草之正心，及餘事，云云。

八日，見趙丞，云：「天下邪鬼之事，令慎之諸。」云云。

二十九日，見保命，云：「勿犯霧露。」云云。

右三條事，三月中事。

四月九日，見定録，云：「前疏文辭殊雅，但恐心不必然耳。」云云。

十五日，見三丞及洪君來，云：「欲下都邪，勿不復反山。」諸人自共語，多不了。

右二條四月中事。

五月九日，夢見司命、定録、保命及衆真，並見試以緣業事，云云。

十五日，夢到東宮拜青君，見韓侯等。雖不面見青君，而傳驛意氣，大見憐愍，韓侯接對如常耳。

二十九日，夢司命三君，云：「前事遣赤城外衛軍十人相助，遂不能都□亦得可可耳。」

右三條五月中事。六月十日，於道中眠，夢見范帥，云：「惡魅橫行，不可卒禁，勿輕慢之。雖無如人何，交爾不好。」云云。

十九日，於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，未可解也。

二十八日夕，夢見紫微遊行，云云。

右三條六月中事。七月一日，見洪先生，云：「八霞之表，已陳爾居處東萊，可不裝束。」云云。大多不可復載。八日，復夢見韓侯、紫微、楊君、定録等，多爲論性命之致，因緣罪福之源。若疏此，可三四紙許。

十七日，見保命趙丞，多論天地災橫之事，亦甚多不可記。

二十三日，見衆真凡三十人，多論人治身之本、謝殃之法甚多，亦復論作九轉事，云云。

右四條七月中事。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末凡七月中合二十八條。

右從目録，凡用墨、朱、黃三色，書大度白及細紙，合十六番。八番白，八番色。併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末，合一百九條。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，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。尋入今年來，月月所記自疏簡，未知是不復悉記，爲時近致希邪。

周紫陽記九真玉瀝丹方：

九莖紫菌琅葛芝一斤，

丹朱玉漿二斗。右二物，細切芝竟，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，埋陰垣之陽，去垣三寸，入土一尺，以白瓦器容四斗許盛。仍以瓦盤蓋之，蠟密封之，上土令厚二寸。以今日午時埋，至明日午時出之。持之南行，取己所住戶十二步，乃置眠牀頭按上。至明日午時，又以銅器盛煎之，令火齊器底，勿令火豔出器邊也。得三沸竟，又內玉漿一斗，又加火高初五分許，可以蓬蒿爲薪，煎令餘一斗。漉滓乾之，閉汁三日。三日竟開視，上當有紫光曜目，夜不用然燈，此即成矣。又以藥滓置木臼中，搗三百二十杵，紙裹令密。若以投水，水流即停；若封屋室，萬人不能開；若儷劫賊，合衆不能動；封山山開，封人人伏；若欲速登天，可併服之，即死矣；若欲且留世，當稍服之，盡亦仙矣。勿以分人，及令人知見也，唯可心知口服而已。若令人知，空失此藥也。

右此一方，無年月日，不知何時，書滿一白牋紙，謹正。

大凡四卷，真本。書雜色合六十五番，或真或草、行。